

第一卷 • 小说集

沙汀文集

SHATING
WENJI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TING WENJI



沙汀文集

第一卷·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沙汀文集

第一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375 插页 精7 平4 字数 33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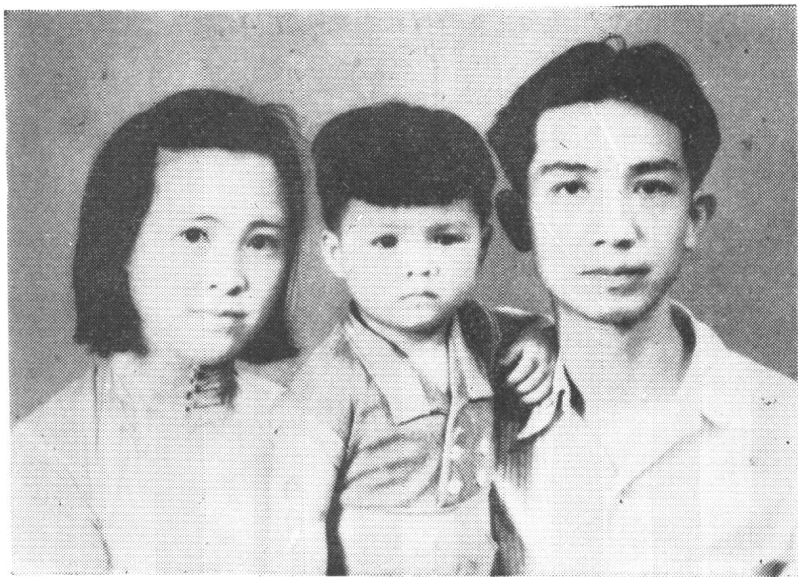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册 (内精装1,000册)

书号：10078·3713 定价：精4.85元 平3.30元



作者近照



三十年代作者夫妇摄于上海

辛垦书店一九三三年十月初版本封面



線航的外律法

汀沙

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七年七月)初版本封面

餅土

汀沙

刊叢學文

社版出活生文

難苦

汀沙

刊叢學文

社版出活生文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7月)初版本封面

编 者 的 话

《沙汀文集》收录作者一九三一年从事文学创作以来五十余年的主要作品。

文集共七卷：第一至第五卷为小说及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第六卷为散文，第七卷为文学理论批评。

文集收录的作品，均采自作者比较满意的版本，有一部分直接录自原始报刊。

各卷文章均按写作先后排列。写作时间不详者，参照发表时间决定顺序。

收入文集的作品，在文字上均经过作者或编者的校订，但内容概无改动。对文中的个别方言俚语、民情风俗不注释影响一般读者理解文意时，由文集编者加了简要的注释。

参加本文集编选工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良春、张大明、李葆琰，四川大学中文系陈厚诚。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

自序

沙汀

文集着手编选时，我就准备请周扬同志作序。没有料到，文学研究所几位同志编定之后，周扬同志病了。我想，让他康复以后再说吧。因而八四年以前，虽然到医院看过他几次，竟也不曾提及。最近出版单位催促这篇序文，而他一年来的病情好转缓慢，且有反复，也就更不好开口了。

现在，由于时间紧迫，我只好自己来写这篇序了。准备简要地对文集中大部分创作，就其思想内容、艺术特点作点自我介绍。我的创作经历，是从学习写短篇开始的。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沙汀短篇小说集》，其中一小部分，是通过农村社会人民群众的感受、愿望，来反映当时整个革命斗争形势的，比如《范老老师》和《呼嚎》，就写于抗战胜利后重庆和平谈判期间，它们都比较及时反映了尖锐复杂的现实革命斗争。其余部分，大都足以代表我的创作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力图以冷静、沉着的现实主义手法，向读者展示旧中国的黑暗腐朽，揭露川西北农村地主、豪绅、乡保长、地痞鱼肉群众的罪恶。而且他们自己也尔虞我诈，唯利是图。一九四三年文化

生活出版社印行的长篇《淘金记》同样属于这类作品，比较集中地揭露、鞭挞了当时国统区的剥削阶级和基层政权。

八十年代初，我曾经把一九四〇年知识出版社出版、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经过两次校订，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排的版本《记贺龙》详加对照，深感自己驾驭文字的能力相当差劲。因为每次校订重排，都感觉有一些用语造句不够恰当精炼。由于政治形势变化，自己认识模糊，还作了两次更改：一次是庐山会议后，我把彭大将军的名字隐去，换成“一位负责同志”；另一次也跟对待彭大将军相似，错误出“文化大革命”前夕，现在都予以复原。今年夏天，我在成都又对《记贺龙》作了好几处文字上的加工。这是一个对读者负责的问题，特别我对贺龙同志的敬仰、热爱一直不曾衰竭，总想如实地再现他那生气勃勃，充满机趣的英雄形象。

前面提到的全是一九五〇年以前的作品。建国以后，由于文学艺术团体的日常工作烦杂，自己又不够勤奋，十年动乱以前，只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和散文特写。因为是反映新的现实生活，它们都比我前面提到的《沙汀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差些。不过，平心而论，却又强于我初期写作的《码头上》、《老人》之类的短篇。因为虽然时上时下，没有长期深入生活，毕竟比我早期，但凭报章杂志的通讯报导和政治热情，就提起笔来写的东西差强人意。举如《过渡》、《在牛棚里》、《开会》和《摸鱼》，我就感到不错，风格也迥然与过去异趣。

三十年代初，茅盾同志曾鼓励我写中篇。三四年以后，应一家出版单位之约，我也写过，但因预支稿费问题，才写了两

章就改为短篇发表，搁下来了。四十年代我倒写成一个中篇，创作过程不长，写作进行顺利，题名《闯关》。寄往重庆后，郭老主编的《中原》采用了。但在送审时，全稿被扣，只给了刊物编辑部一个批示：“为异党张目。”因为它是我在敌后通过平汉路的经验为基础写作的，主要反映当年工农出身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后来，以群打通关节，取回原稿，改名为《奇异的旅程》，在一家小书店出了单行本。只有王景山同志的评价是肯定的，李长之先生则在评介《淘金记》附带提到，认为比《淘金记》差得远。

十年动乱末期，我从昭觉寺临时监狱假释回家，由于行动还不自由，社会交往很少，主要凭借手边一册残存的杂记本，我写出了中篇《青桐坡》。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婴儿，虽经韦君宜、屠岸同志提供不少具体建议，自己可又消化不良。出版后，卞之琳、师陀两位又一再提意见，尽管出版选集时再度加工，仍然不够理想。倒是一九八一年写成的《木鱼山》差强人意。首先，酝酿时间较久，态度又比较从容，得以充分动用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写作经验，同时，动笔之前，“四人帮”早覆灭了，心情舒畅，精力也相当充沛，因而我感觉它是我建国以后的一篇力作。

无需乎说，如果没有党的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出现的大好形势，没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公布，还有我自己对“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以及小组发言的反复学习，我可能还没有勇气动笔。而且，就在写成以后，我还找一位当年在重庆市委工作，参加过“七千人大会”的肖泽宽同志，查对事实，并请之琳

同志、荒煤同志审阅。否则，我还会推迟一些时候发表它。

我的序言，就写到这里为止吧。对于文集中其他一些次品，以及散文短论等等，我就不罗嗦了。而我始终感觉歉然、惆怅的，是文集没能争取到周扬同志写序。我在这里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1985年12月15日

第一卷说明

本卷收录短篇小说四十六篇。

这些小说多数曾分别收入《法律外的航线》^①、《土饼》、《爱》、《兽道》、《苦难》、《祖父的故事》、《小城风波》、《磁力》等书中。

这些小说凡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沙汀选集》第一卷和《涓埃集》选收过的，均采自这两种书；其余的，采自上述小说集。《上等兵》、《夫卒》、《一个绅士的快乐》、《灾区一宿》、《干渣》、《一个人的出身》、《前夜》、《出征》八篇从未收集，直接录自原始报刊。

所有作品在文字上均经作者加工润饰。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

^①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七年二月出版的《航线》，除删去《俄国煤油》和《酵》而外，其余篇目与《法律外的航线》相同。

第一卷 目 录

自 序

俄国煤油·····	1
风波·····	19
——几段乡村生活纪实	
莹儿·····	35
没有料到的荣誉·····	45
恐怖·····	56
码头上·····	63
撤退·····	73
我“做广告的”表兄的信·····	80
汉奸·····	89
航线·····	98
酵·····	110
野火·····	121
爱·····	132

战后·····	142
老人·····	154
土饼·····	164
平平常常的故事·····	174
有才叔·····	183
上等兵·····	196
老太婆·····	209
夫卒·····	222
一个绅士的快乐·····	232
孕·····	243
祖父的故事·····	258
人物小记·····	271
赶路·····	276
丁跛公·····	289
凶手·····	304
某镇纪事·····	315
苦难·····	327
兽道·····	337
在祠堂里·····	348
灾区一宿·····	360
逃难·····	368
毒针·····	379
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	390

代理县长.....	400
干渣.....	413
一个人的出身.....	425
龚老法团.....	436
轮下.....	448
出征.....	461
前夜.....	466
防空.....	476
联保主任的消遣.....	488
磁力.....	499

俄国煤油

想起搬家的事，罗模不禁又气愤愤的了。

“上海人真讨厌！”

三日前，当他正细心地把新买来的汽炉子弄燃，蹲在地板上，身子往后扬着，眯细左眼，轻轻地抽打着气的时候，突然，一片女人的尖音从门隙里溜进来。接着，象有人揪着他细黄的头发往上一提似的，折成三叠的身子马上笔直了，偏着颈子听：

“屋子里……饭……罗……”

他猜想，平日嘴巴罗唆的主人，大约又是在同自己要起好来了，虽是照例的假殷勤，出远门的人，通脱一点总不是坏事。

“是的，”他一面开着门，笑嘻嘻地说，“只是麻烦得很。”立在门边，低着头，搓手，接着道，“并且，……”

他刚放开胆，往红得刺眼的嘴唇上一瞥，噤住了，眉头和嘴唇往鼻端挪拢着，半张开口，现出莫名其妙的惊突与慌乱。

这一下，房东太太是直着嗓子叫喊了。她鼓着肥肥的腮巴子，仿佛丈夫底过了办公时间还不回来，应该由这举止失措的汉子负责似的。

“我说屋子里不能烧饭啊！你这听清爽了么！……”后面几个字就是她自己也不会听得清白。但是，看那红嘴唇动的节奏和样式，他不是傻子，他猜到那是甚么话！倒楣，她还骂“猪头三”、“阿木林”呢！

这样，他从糊涂的深渊里爬起来了！——但马上又堕进另一个深渊。

“怎么？不能烧饭！”

“弄污浊了呐！”

“在我自己屋子里呀！”同时，心里想：“岂有此理！”

然而结果，房东太太终于贯澈了她“岂有此理”的主张，三日后，罗模不得不满怀不平，默嚷着“岂有此理”，搬进现在的屋子里面来了。

他现在虽则不但有了烧饭的自由，而且，房租少了两元，这更意外地投合了自己的减缩政策，可是，想起三日前的事，在他，总觉得脸上太没光彩。

“上海人真讨厌！”他噘着嘴愤愤地说。同时想，出了钱租房子却没有烧饭的自由，真是岂有此理！既是岂有此理，这还不是明显地欺负他人地生疏么？

“唉，这就是出远门的好处！”

他两只手往左右一摊，喃喃地叫起来，接着，他很吃力地摇着头，向藤椅的靠背上倒去。忽地，他又立起来，又坐下，那神情的惶惑，象是在躲闪着一种迎面而来的欺侮的袭击，而终于无从避免，又怯弱地预备着逆来顺受似的。

“唉，蹲在家里不好么？”

他由痛恨上海人的岂有此理，转而深悔离开乡土的自己